

海门县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海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目 录

· 斗争回忆 ·

苏中东南地区反“清乡”斗争纪事

——兼忆《东南报》……………顾 辉（ 1 ）

回忆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姜 杰（ 48 ）

· 纪念辛亥 ·

辛亥革命在海门……………俞茂林（ 52 ）

· 人物春秋 ·

两次入党的前前后后……………季 方（ 55 ）

张謇与地方志……………沙锦程（ 62 ）

南社文士 近代作家

——陆秋心事略……………凌君钰（ 67 ）

陆秋心先生墓志铭……………于右任（ 72 ）

杨育其先生和他的《晚晴轩诗钞》……………管剑阁（ 74 ）

《晚晴轩诗钞》序……………邱汉生（ 79 ）

育其二三事……………邱镜平（ 81 ）

杨育其老师未发表的两首诗……………俞中流（ 85 ）

茅祖权其人其事……………凌君钰（ 86 ）

· 教育战线 ·

- 海中区江西乡游击教育的回忆……………王德范（ 90 ）
回顾海门县立战地中学……………严甫仁搜集整理（ 100 ）
回忆南宁中学……………郁艺秋（ 102 ）
难忘的海中上校署补团……………陈士奇（ 104 ）
五十年代海门教育工会为教学服务二三事…张锡钧（ 107 ）

· 文艺走廊 ·

一首山歌唱出一个剧种

- 山歌剧《淘米记》诞生记……………陈伟功 梁学平（ 111 ）

· 金融一瞥 ·

- 江淮银行与江淮币在东南地区的流通……………季耀祥（ 118 ）
旧时海门县唯一的德康钱庄……………严甫仁（ 123 ）
清代海门海关的廉政碑……………邹仁岳（ 125 ）

· 民国之页 ·

- 民国初期的国民党海门分部夭折记略……………陈一工（ 128 ）
徐志道竞选海门国大代表始末……………陈兆明（ 131 ）

· 海外来稿 ·

- 我的小传…………… [美国] 董 霖（ 132 ）
我的生平…………… [美国] 张元和（ 136 ）

《海门方言俗语志略》读后感

——谈邑人之方言源流及作者之始创文字

…………… (台湾) 顾保安 (140)

· 警钟长鸣 ·

日机轰炸青龙港目睹记…………… 闵捷口述施立人整理 (145)

· 探微洞幽 ·

“海门先嗇”陈朝玉身世之查考…………… 邹仁岳 (147)

王安石曾任海门县令考…………… 郭士龙 (151)

苏中东南地区反“清乡”斗争纪事

——兼忆《东南报》

颜 辉

一、竹篱笆围起来的战场

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把一个地区用竹篱笆包围起来，然后在这里头突袭、合围、搜捕，以求完全控制这个地区。这听起来如同儿戏，然而却是血与火的现实，是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府于1942年对江苏省南部（简称苏南）地区新四军抗日民主根据地所采取的办法。

日伪开始插竹篱笆，苏南的抗日军民也曾感到好笑：带刺的铁丝网也拦不住游击队员的来往，竹篱笆只能拦住狗。然而竹篱笆还真的起到了封锁的作用。铁丝网可以剪断，竹篱笆又高又密，插得深深的不易拔起来。竹篱笆沿线每隔一、二百米设有碉堡监守，夜间还有日伪军不断巡逻，谁敢拆篱笆，就会遭枪打。除了若干个有“检问所”的出入口之外，无法通行，而检问所当然有武装人员严密把守、盘查。这样，封锁区外的新四军，无法进去增援，封锁区内的游击队，只能及早撤出或者流血突围，才能保存实力。日伪把抗日武装力量从封锁区排除之后，就在区内编保甲，搞“剔抉”，实行伪化。编保甲以建立伪区、乡、保、甲的统治，

清查户口，登记造册。从此，就可以一户不漏地收税派捐，抽丁拉夫。搞“剔抉”以欺骗、胁迫或逮捕抗日人员，令其“自首”。从此，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就可以由点线到面地展开了。

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打了5年，侵略军深陷在中国的“泥沼”之中；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也已逐步扭转。日本资源缺乏，财力空虚，急需“以战养战”，从中国占领区大量搜括掠夺。但是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抗战，使日伪长期不能作大范围的面的控制，掠夺所得有限。日本侵略军无数次地“扫荡”、“清剿”，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挖封锁沟，搞“爱护村”，都无法封锁、限制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这一次，利用苏南一带盛产竹子，想出了这么一套办法，在苏南进行了血腥的“实验”。

这一套办法，就叫“清乡”。

苏南军民因缺乏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日伪的“实验”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乃把“清乡”定为“国策”，决定在苏南继续推行，并把“清乡”的重点转移到苏北。

江苏省北部当时划分为苏中、苏北两个行政区。苏中行政区的南通地区和日本侵占的上海、南京隔江相望，威胁着长江下游日本侵略军弹药军需的主要补给线和掠夺物资的出海通路。南通地区（当时军事上是苏中军区的第四军分区，故通称四分区）的地理位置又是在长江和东海的夹角之中，容易封锁隔断。日汪便决定首先对四分区实行“清乡”，把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四县用竹篱笆严密封锁起来。这一套得手后，再扩大到整个苏中、华中等地。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要求建成“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

来支持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1942年底，中共苏中区党委和四地委获悉情报，迅速掌握了敌人的意图和部署：以张北先为“主任”的“苏北清乡公署”将由苏州移到南通；日军小林师团将集中4000兵力，加上1万伪军和2500“清乡”特工、伪警察和伪政府人员，以压倒的军事优势进驻四分区；“清乡”特工大多数是在苏南“清乡”中积有“经验”的人员；插几百里长的竹篱笆所需的500万根竹子，也将从苏南装船溯源运来。

这时，我们苏中四分区军民，再没有人把插竹篱笆“清乡”视同儿戏了。从苏南撤退到苏中来的一些干部把反“清乡”的艰难说得够充分了，大家都准备迎接一场从未经历过的风暴。

二、竹园洞里的油印机

当时，苏中东南地区军民在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及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四地委、四专署、四分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全面发动，紧急动员。吉洛（姬鹏飞）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钟民地委副书记，季方专员兼分区司令员，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兼军分区副司令员，对反“清乡”斗争作了全面的准备。其中心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夺取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在准备工作中，为反“清乡”而组织起来的《东南报》社，也被安排到群众中间，从随军行动办报变为依靠群众来办报。

反“清乡”的重要准备之一，就是在解放区实行“精兵简政”，对各级党政军机关实行精简，干部降级使用，加强基层领导。把海门、启东加上南通的东部合并建成海启县，也叫东南地区，由四地委宣传部长洪泽担任县委书记。大部

分老弱、妇女、病号、外地人员不适宜坚持原地斗争的，进行疏散转移，提前调离“清乡”区。我是1942年3月从上海奔赴苏中根据地，在海门县做民运工作的，年方十八，身强力壮，斗志旺盛，没有被精简，光荣地留在了“清乡”圈内，参加办《东南报》的工作。

按照苏南的经验，“清乡”圈内敌人的据点简直密如中国古代拳斗用的梅花桩，农村里任何一点，离最近的据点不过三五里，敌人的武装自行车队10多分钟就能抵达。报社安在哪里呢？

海启县又是四分区最东南端伸入江海水域的“牛角尖”，回旋余地更小。“跳”到海上去吧，敌人已确定在沿江、沿海建起竹篱笆；况且报社是县委指导全县斗争的喉舌，必须密切配合群众斗争，及时联系上下各方。《东南报》必须安在中心区。

县委决定，《东南报》用油印出版，成为便于分送保藏的8开小型报纸。人员要精，四地委机关报《江海报》的编辑马力，下放到海启县任《东南报》主编。《江海报》是以编辑业务和油印技术精湛著称的4开报纸。国产油印机、蜡纸，用油印油墨印刷，每张蜡纸只能印100多份，根本不能适应需要，而《江海报》用他们的一套工具和技术，每张蜡纸能印2000份。有马力当台柱子，我们的技术不成问题。县委又把全县最好的油印机，连同刻写钢板、铁笔、蜡纸，都是日本堀井牌的，配备给我们，使我们能达到发行每个乡及游击小组3份的印数。

县委书记洪泽很重视办好这张报纸，曾找海中区委书记陈清，商讨报社流动站，设在中心区那个乡好？陈是一位坚持江西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战士，因为长期做群众工作，

一开谈是群众运动如何如何。他讲话快，又是满口江西音，“群众运动”这话，从他口里出来，猛一听就变成“腾腾腾腾”了，所以有人送他个绰号：“腾腾腾腾书记”。经过区委商讨，提出放在江东乡东部三友村的建议，请县委确定。

地点和活动方式事关报社的安危，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采用“报社流动站”的形式。报社人员最初为6个人，除外出采访外，编写工作在基本群众家中流动进行，所需的纸张、油墨、粮食也分散贮存。有的粮食装在缸里，埋在地下，有的纸张藏到群众家的寿材里。而油印机以及刻写蜡纸、印刷报纸的工作，就安排在海中区江东乡三友村（今启东市通兴乡场洪村）尹祖陶家里。

尹祖陶当年41岁，是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民主选举，他是用投豆方式，由群众公选出来的乡农抗会主任。那时选举的办法很群众化，候选人不只一个，排排坐着，每人背后的凳子上放着一个用纸封好留一个洞的碗。选民们每人每次发一颗染红的黄豆，挨次走过去往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投黄豆，这就是当时的“选票”，候选人不得回头张望。尹祖陶为人忠厚老实，他的当选说明他人缘很好，很得群众信赖。反“清乡”的准备一开始，区里有意识地让他成为隐蔽的“乙种”^①党支部的成员，在家种庄稼、开豆腐店，喝老白酒。他家有一位60岁的老奶奶整天坐在家里，用手摇纺纱车、土布机纺纱织布。他妻子尹家妈妈下地种棉花、玉米。他有两儿两女，大儿子15岁，二儿子13岁，大女儿11岁，二女儿5岁。尹家西北方向有个小学，尹祖陶和大儿子觉明都上过学，能看懂

^①，反“清乡”斗争开始后而建立的隐蔽的党组织，实行单线领导，以区别于公开的党组织。

小块文章。二儿子觉先一边上学，一边饲养3只山羊。他家只有3间草屋，房子是挤了一些，但单家独宅，处在一长条田的中央，是一户东南地区常见的庄户人家，一点也不起眼。

仔细一分析，尹家的地理位置的确比较理想：离敌人新增设的据点池棚镇、巴掌镇，虽然只三、四里路，但离北线公路上的敌伪大据点六甲镇、吕四镇，却都有20来里，向东北转移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且近旁的地形也好，南临横河，东西两边都是很长的泔沟。横河和西泔沟的接头处有一条桥叫八字桥。从池棚镇或巴掌镇到尹家宅，必须走这条桥上过来。尹家的豆腐店就开在桥堍头上。日伪军经常下乡，反“扫荡”是家常便饭，豆腐店便起到掩护与报讯的作用。放下豆腐标表示发现敌情；如果把做豆腐布的白笼布扯起来，那表示情况紧急，假如情况危急，就把小串鞭炮放在豆腐店东侧香台上燃放。尹家后面有块小竹园，竹园北边尽头又是一条横河。反“清乡”开始后，上级号召“改造地形”，破路、架流动桥、打暗坝。尹家东北宅角的横河上也打起了一道暗坝。坝面没在水下1尺左右，稍远些就看不见，知道的人可以从暗坝向北跑进空窰（没有住户的大田），便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玉米田。横河、泔沟边上长着茂密的芦苇，为了抗日军民隐蔽转移，那时，芦苇到了冬天完全枯了也不割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尹祖陶一家思想进步，政治可靠，连孩子们也老实听话，嘴巴很紧。

在这政治可靠，环境有利的地方，进行头更进五更出的秘密活动，就是左邻右舍也难以发现。

油印机和其它工具用油布包好，藏在后宅小竹园的地洞

里，用竹叶杂草伪装好，待夜深人静之后，才取出来在尹家开始印刷。

3月中旬末，我们《东南报》社的同志安进了尹家。

三、火红的“创刊号”

《东南报》社3月20日成立。采访、写稿的主力是马力、季准；高风技术好，负责刻写标题、花边、报头和插图；我和高民刻写《东南报》的内容小字。经过5天努力，一张八开两版双面油印的《东南报》在3月26日首次出版了。“创刊号”是用红黑两色的滚筒推印的。滚筒上大段是黑油墨，在大标题的一头用了鲜红的油墨。第一条红头大标题是苏中区委和苏中军区联合颁布的《反“清乡”紧急动员令》。创刊号还刊载了四地委《关于“反“清剿”、反“清乡”宣传动员大纲》和海启县委的《三月决议》。创刊号的社论由县委书记洪泽亲自撰写。他以炽烈的战斗热情，流畅的文笔，阐明了办报纸的目的和任务，号召全党办报，办好报，用好报。这一期的中心内容明确提出反“清乡”必须以武装斗争为前提，以积极斗争为主，全力开展游击战争，掀起群众性的斗争高潮，并运用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对付复杂情况，以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

此时，反“清乡”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东南地区可谓“塘小鱼大”，难以机动，苏中军区驻四分区的主力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攻打南通县曹家埠歼伪军一个营以后，已主动跳出“清乡”圈，到外线牵制敌人。海启县的地方主力东南警卫团，也已大都跳到外线作战。只留下第五、第七两个连，以排、班为单位分散到各重点区乡，加强区队和游

击小组。县委书记洪泽、警卫团团王澄等只率领一个加强了二连（180人）留在圈内作为突击部队。东南警卫团还挑选了10多名最有作战经验的战士组成行动队，由团参谋长黄辉、县公安局长赵一德率领，深入敌占区锄奸杀敌。苏中军区还从二、三、四分区各调1个短枪排，加上各地民兵骨干，组成各个作战小区的行动队。

根据地广大群众与民兵，则以冬防、冬耕、冬学的“三冬”运动为中心，积极准备反“清乡”。冬防，主要是整理、发展和训练民兵自卫队；冬耕，主要是发放大批粮食和现金作为农贷，解决种子肥料，搞好冬季农田生产。冬学，主要是以青年男女，特别是民兵为对象，通过识字明理教学，抗日民族气节教育，提高群众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学习对敌斗争，保卫家乡，增强斗争信心，进行反“清乡”斗争的思想动员。

地方主力、区队和广大民兵三结合，加上秘密武装行动队，主力部队又在外线作战进行配合，反“清乡”武装斗争的特殊体制便这样形成了。从《东南报》创刊号所刊载的文件和报道中，也可以充分体现出这种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气魄和规模。

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如成立“乙种组织”准备隐蔽斗争；在敌占区、边缘区布置“两面派”工作；中立国民党分子；打入敌人内部建立情报策反系统等等。这些，报纸当然不能公开报道，但作为新闻人员，听到内部传达，包括我们纸张、油墨、蜡纸等等的秘密来源，都使我们振奋，写稿时更加信心十足。

我们报纸对反“清乡”准备所作的最有力的贡献，是传达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干部和民兵“区不离区”

“乡不离乡”，坚持原地斗争。关于坚持斗争最初有的原稿写为“原地坚持”，但上级领导指出应该是“坚持原地斗争”。原地坚持还可以被理解为在原地隐蔽，不打击敌人；坚持原地斗争就是要同敌人的种种残酷的阴险的手段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要不怕“亮旗子”、“当出头鸟”。所以，反“清乡”动员最主要之点，就是坚持原地斗争。把坚持移到斗争之前，突出斗争两字，报纸也更有战斗性了。

《东南报》的发行传递，是由报社的同志以及县秘密交通联络站的通信员，高效率地迅速发到各区、各乡、各游击组。

《东南报》的出版，紧密地配合了反“清乡”斗争的动员工作，鼓舞了全县军民的斗争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全县59乡，乡乡召开群众大会，轰轰烈烈地开展反“清乡”大同盟的宣传。许多乡的民兵、农抗会员运用民间习俗喝齐心酒，写结盟书，刺血盖指印，纷纷宣誓：“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原地斗争，决不出卖同志，决不投降敌人！”我们对群众中涌现的许多好人好事、好思想好办法，都作了典型报道。

当洪泽同志看到创刊号后，他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贯彻‘全党办报’和依靠群众的方针。办报也是对敌斗争。把报纸办起来了就是胜利，办好了就是更大的胜利。”

我们加紧工作，赶在日伪军大举“清乡”之前出了3期《东南报》。

四、粉碎“军事清乡”的新闻

日伪军从1943年4月1日起，对四分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第一期清乡”。其中，以4、5两个月为“军事清乡”

时期。

“军事清乡”开始时，近万名日伪军大举出动。敌人从汇龙、久隆、三阳、悦来、三厂、麒麟、四甲、余东、包场、六甲、吕四等大据点分十几路，步兵、自行车队、汽艇一齐上，实行反复的“梳篦”、“拉网”，企图将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和领导机关一网打尽。

太阳刚冒出地平线，有关敌人出动的情报纷纷传来。接着是远处枪声密集，被敌人点燃的民房烟火冲天。我们报社的同志，和群众一起跑反。东边有情况向西跑，北面有情况又一窝蜂地往南跑。我们历来穿便衣做群众工作，外观和群众无异，敌人远远插过，发现不了目标。

我们白天跑反，夜晚便到处联系、采访、突击写稿子，随即到尹祖陶家刻写、油印。

我们看到，区队和民兵，他们也是夹杂在群众之中，在敌人大队人马来势汹汹时，尽量不暴露目标。而警卫团团部所率的二连目标较明显，斗争尖锐。他们机动游击，碰上了敌人就打一下，打了迅速撤离。他们在敌人一个又一个合围圈中穿插，每天要到半夜后才得休息一会。4月20日拂晓，日军的尖兵化装成老百姓，摆渡到了河东。警卫团派在渡口的便衣双岗没有及时发觉，反被敌人抓住了一个，另一个被迫拉响了手榴弹。这时敌人蜂拥过河，情况异常紧急，县委和东南行署机关人员和团部在一起，即将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王澄团长临危不惧，果断地指挥二连坚决掩护，引开敌人，然后有秩序地转移。当时海中区委书记陈清率领区队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之后，转移到三和乡，组织4个战斗小组，配合民兵，机动灵活，声东击西，打得敌人昏头转向。王澄团长这种保护党政机关的英勇行为和县委表扬“海中区

的民兵是海启第一”的光荣称号，《东南报》迅速作了报道，使广大军民深受教育，更加热爱和拥护共产党、新四军；更加坚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並引以为榜样，与敌人坚决斗争。

日伪军用九牛二虎之力“梳篦”、“拉网”，却抓不到目标，一天天地由西北向东南压过去，梦想在“牛角尖”的头部最后截获和消灭“清乡”圈内的新四军，但这只是敌人的梦想。

与此同时，敌人大抓民伕，加紧插建竹篱笆，在封锁线上修筑新的据点。对于插篱笆，各级党组织原先是布置群众消极抵抗的，要求采取逃、拖的办法，尽量迟滞敌人的封锁计划。后来敌人对反抗和“怠工”的群众毒打、枪杀，党组织又暗中布置群众采取明插暗抗的办法，有的乘敌人监工不注意，在离检问所较远的地段把若干根竹子插得很浅，做上暗号，我们的人半夜里要通过时，竹子一拔就起来。有的把固定竹篱笆的木桩的下部用小锯条锯去一半，埋在表土之下，要破击时猛力一推就整片地倒下。

《东南报》坚持在“清乡”圈内报道反“清乡”斗争，掌握敌人规律以后，白天跑反也连带采访，交通站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带来各区的稿件，晚上更是忙碌：采、写、编、排、刻、印、分、发、藏、灭，全部工序要在拂晓之前完成。这最后的两道工序是我们的特殊情况：必须把所有的油印工具，纸张、油墨，一件不漏地全部收藏妥贴；必须把废纸、纸灰、油墨印迹点滴不剩地消灭干净。天快亮了，如没有敌情，就钻到芦柴丛里睡一会儿。白天敌人拉网的间隙，也是我们睡觉吃饭的时候。枪声一响，跳起来和敌人周旋。就这样，我们两三天出一期，抗日军民英勇机智地

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在我们的铁笔和滚筒下，整洁精美地显现在报纸上，传送到干部、群众、战士手中。“军事清乡”大拉网的结果，《东南报》还在！就说明县委、行署和警卫团还在！他们和群众在共同战斗，斗争不是孤立的。在某种程度上，安定了军心民心。

5月，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东南报》用套红印刷的铅印版出版，这对“清乡”圈内的部队和人民群众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谈起《东南报》出版铅印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来话长，1943年5月初，县委交给原《江海报》社铅印老工人何纪刚一个任务，创办东南报印刷组，为《东南报》出铅印版，印2000份以上。可是，当时只有一部圆盘机和一些铅字，铅字不全，出版有困难，怎么办？老何向县委提出要求，打进汇龙镇据点伪县政府的一家印刷厂（前身民办协兴印刷厂，后由伪县政府接收），设法搞器材，县委书记洪泽批准了他的要求。何纪刚通过该厂工人刘声、郭胜等人在下班前，偷偷地把铅字藏在身上，下班后带回宿舍，这样，今天一把，明天一把，积少成多，然后借机送出敌据点。经过一个多月时间，何纪刚、郭胜等4人摆脱了敌人，回来办起了东南报印刷组。印刷组和我们报社分开活动，出版前去印刷组编排和校对、发行。由于日伪垂死挣扎，封锁严密，而印刷组又刚成立，斗争环境艰难，经常“转移”，他们推着两辆人力独轮小车，脚步轻轻的，每辆车轴上都涂上肥皂水，使之不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尽管运输条件差，但我们还是紧密依靠群众，千方百计，群策群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坚持《东南报》铅印版出版了几期，以每期3000至4000份的发行量，广为散发。因敌人对我们的《东南报》恨之

入骨，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每时每刻都想吃掉它。印刷工人针对这一情况，为了保证出版，随时防止敌人干扰破坏，尽量做到了“轻装简便”，拆机器、搬字盘，做到快装、快搬、快拉。一天，主编马力告诉何纪刚：“情况已十分紧急，县委命令印刷组停止活动，并在拂晓以前一定要把机器拆开装箱埋藏；人员迅速转移，到分区《江海报》印刷厂报到”。之后，我们又开始出油印报了。

跳到“清乡”圈外的分区主力七团，积极寻找战机，袭击敌人，配合“清乡”圈内军民的斗争。从5月8日起，七团在外线连续攻克钓鱼庙、黄庄、戴家窑等据点，歼灭伪军800多人，有力地牵制了日伪的兵力。

“清乡”圈内，区队、民兵开始主动打击日伪军。5月的一天，日军一个小队从海复镇出动到北固乡“扫荡”。北固乡党支部书记龚友山得到报告，亲自带领民兵，拿起仅有的两支步枪，在小店附近埋伏。当日军接近时，龚友山与民兵东一枪，西一枪地展开了麻雀战。日军先是卧倒观察，后来听枪声很有次序，不明我方虚实，生怕中计，竟退回了海复镇。这一仗虽小，却打响了海东区反“清乡”主动打击日军的第一枪，鼓舞了当地群众和民兵的士气。海东区委为此奖给北固乡民兵3支步枪。从此，龚友山领导民兵作战更活跃，多次在伏击中打死日本兵。与此同时，海中区区队组织精悍的游击小组配合民兵，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县委表扬了海中区民兵，并勉励海中区的党员、民兵“争取作东南地区的模范”；还号召各区根搬海中区的经验，组织游击小组，积极打击敌人。这些新闻，我们都及时作了报道。

在“军事清乡”中，日伪军从海中、富余、海东等区一直“扫荡”到黄海边，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欠下许多